

白岩山下铺满金灿灿的诗篇

编者按 春耕与秋收,是人间大地最美的两幅图景,也特别能勾起诗人的创作热情。上月31日,一场以稻田为主题的诗会在舟山镇雄鹰农场举行。农耕入诗千古流,且品秋收入画中。在此,本报特选取其中几首优秀诗作,以飨读者。

稻田守望者

□章锦水

白岩下与雄鹰农场是两个豪放派的词牌。
稻田的战场里,开镰与打谷,
使这个秋天的秀水舟山有了金戈铁马。

久别的田畴,每一行庄稼居然毫不陌生。
躬耕垄亩,是我少年时写下的《诗经》。
关于乡愁,就是裤脚沾上的泥巴。

粮食,多么美好。我们的胃说服自己,
每一次虔诚的埋头饕餮都像饱满的稻穗,
向肥沃的土地深深鞠躬,表达我们的谦卑。

即便碗中酒,即便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,
即便吉他与二胡悠扬在树下,
婉约浪漫也不属于我的乡村。

在精致的花瓣中,在蝴蝶与白鹭的翩跹里,
我看到的仍是一种大美。
空旷、阔远,高秋丰收的气质有一种凛然。

从城市到乡村,仅是情怀的距离。
稻田的守望者有岩宕一样坚毅的眼神。
投笔从镰,我是否有粮食喂不饱的饥饿?



蜜蜂的裙摆

□朱惠英

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的歌声,
在白岩山下的稻田里
悠扬,和空气共同演绎剩下的青春。
稻谷挺着肚子,
一粒粒在太阳下说孕育的趣事。
我叠着千纸鹤,
醉在一杯烈酒里谈镰刀的温柔。
时光让出最锋利部分,
时不时扯疼一些句子。
飞雀啄开柿子,稍留树上。
稻田黄了,主人包上头巾,担上箩筐,
做回了年轻的母亲。
啪,啪,啪。谷穗重复了那个年代。
蜜蜂的裙摆伏在花蕊上,
母亲的脸色活成一朵秋菊。
摊上白纸,怎样书写故乡我成了一个结。
樵隐潇洒的一笔定格了我的思路。
树荫成了跳动的鼓。
民谣响起,我扭开稻草人的开关,
把所有的激情收纳在雄鹰农场的山水里。
“稻田的守望者”,
我把它当成一个焦点访谈。
风又来,我们说好,
星空夜,我披上稻草,和你谈人生。

蝴蝶落在菊花上

□陈星光

白岩山下的菊花开了
蝴蝶是一朵会飞的花



来看多姿多彩的朋友

我们也是多姿多彩的人
来到雄鹰农场
拥抱这片金灿灿的秋色

像西藏的天空触手可及
几处村庄散落其间
村里走着几个陶渊明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
中间隔了几个时代?

短暂的恍惚。仿佛只是一瞬
田里辛苦劳作的少年已两鬓染霜
不管走得多远,归来仍是白岩山下少年郎

喂养我们的始终是五谷杂粮
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
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”

面对菊花和稻浪我饱含泪水
涌出的只能是深深的感激
和对这片土地的不离不弃

白岩下秋日图

□杨方

菊初黄,一千多年了一直在开放
稻谷更久远,穿着江山的黄马甲
天上的蓝,和地上的黄
还有山上灌木和乔木浓重的胭脂色
我不知道该爱哪一个
我来得有点急,
渡山渡水,渡不过一片灿烂的稻海
遇见的某朵云,黄花上的一只蝶,
最后的柿子树
我不知道该爱哪一个
割稻谷的人,咏叹的人,执画笔的人
还有一位淡眉之人,
我不知道该爱哪一个
那个叫祖母的
她水井里的水,她打的麻糍,包的青团
我不知道该爱哪一个
大地在深秋显得辽阔深远

稻田意义繁盛,传统的耕种,
有隆重的仪式感
衣袖迎风,持镰的人开了杀戒
铁器时代结束得太快,
收割机像外星球飞来的事物
现在很远,从前很近
来年的种子,被鸟雀含在嘴里,带回古代
那片倒伏的稻谷,在阳光下有盛大的告辞
相邻的粟米,开紫花的红薯地,
也有恒久的真诚
我不知道该爱它们中的哪一个

记雄鹰农场开镰暨菊花诗书画联谊会

□蒋伟文

稻穗之上,没有雄鹰,
连一只麻雀都没有,稻草人
撤离了九月的田野,
而众神醒来,君临万物

在诸多艺术门类中
诗歌最孤独。画家在树荫下画菊
乐手表演吉他弹唱。摄影家
用长焦镜头

捕捉形象,当诗人弯下头颅
站成最后一株水稻,而这时
收割机突突突从对面开过来了。

秋收

□杜剑

母亲在田地干活
我把母亲摘好的南瓜和辣椒
拿到不远的灶台烧好
又送回田地和母亲一起食用
这简单的秋收里
隐藏着我童年最大的快乐
我的脚板在田地和灶台间
一来一去的两次欢快的一溜小跑
与昨天在雄鹰农场的一次大型秋收中
农场主端着青团和炒饭
在田埂上一溜小跑以及和游客

在田野分享美食的快乐极其相似
还有一些隐藏的快乐
比如青团的面皮和馅里的豆腐雪菜
炒饭里的毛芋大米都产自这片田野
还有一些隐藏得更深的快乐
比如劳动者踩在这片田野上仰望星空
看着太阳从稻浪里冉冉升起
还要一些快乐只属于我一个人
我在现场零距离偷窥了
这所有一切的亲密无间

在稻田虚度

□兮若

白岩山下的雄鹰农场铺满诗篇和画卷,
一行行一页页脉络清晰,
点亮这土地。
稻穗和菊花在天空之下
安抚着人世的浮躁喧嚣。

阳光从斑驳的岩宕转过身来
把我照进金色的海洋,
一个个俏皮的梦
躲进稻穗,更加圆润饱满。

树荫下的手鼓和歌声
给人们的年龄做了一次减法,
欢笑荡漾在每张脸庞,
墨迹与云彩落入洁白的纸张,
有了几分醉意。

虚拟的梦幻与土地的真实
交融成梵高的秋天,
一粒粒乘坐秋风而来的种子
等待再次发芽成为孩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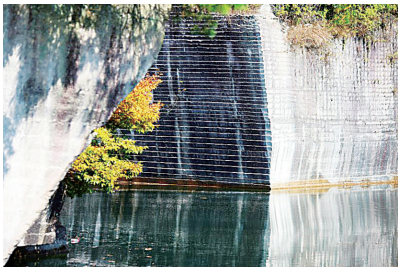
倔强的菊花

□楼家庆

早已经习惯了露冷霜浓,
从来就不赶趁软暖春风,
天生的一副倔强脾气,
偏爱在肃杀之季展露笑容。

像人们喜欢财富一样喜欢宁静,
像人们躲避苍蝇一样躲避烦嚣,
也不曾羡慕牡丹的华贵,
常常与竹篱茅舍宁静相陪。

它一生只交了一个朋友,
就是桃花源里的那个怪老头。
自从陶渊明给它灌了半盅米酒,
它就一直微笑着浅睡到如今。



摄影 麦田